北史卷四十六至四十九

列傳孫紹至毛遐毛鴻賓等

北史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鹿悆
張燿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川田氏□□□□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爲校書郎稍遷給事中後爲門下錄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修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政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虢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王案舞筆於上臺真僞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縣異士人居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

養散沒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爲命或投仗強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職人子弟隨逐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爲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强敵窺時邊黎伺隙內人不平外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以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汚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汚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竝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爲體卽帝王之身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乃是有爲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

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復須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令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令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正光初兼中書侍郎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箏早卒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曆賜爵新昌子後卒於右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宣子伯元襲爵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也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太和十九年爲王書帶制局監頗爲孝文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爲其聲價澄爲雍州刺史啓普惠爲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敘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況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祭

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
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忘哀疾惡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
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
食之非其黨不食食猶擇人於馬射爲或非宜伏見明敕立射會
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肆武藝於北園行揖讓于中否
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
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
令德視子孫者也案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
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何用射爲又七月之戲令制無之
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府庫空虛宜待新調乙至九月備飾盡行然
後奏狸首之章宣矍相之命聲軒轅建雲鉦神人忻暢於斯時也
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答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

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禮兄弟
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正自事
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啓普惠以羽林
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普惠既爲澄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
還朝仍羽林監澄遭太妃憂臣僚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
之碑澄訪於普惠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妃魯夫
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
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
爲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諡配姓故經書葬
我小君文姜又曰夸歸夫人成風之襚皆以諡配姓古者婦人從
夫諡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
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後爲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

尹丞宣武崩坐與甄楷等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
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
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
降皆爲榮時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
海王顥疑爲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詔群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案
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于天子爲始封之
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
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朞父卒則皆得伸此大夫命
其妾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爲列
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
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
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
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
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
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
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
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
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
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況廣陵北海論封
君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
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遙乎今既許其申服而
復限之以朞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
子傳曰何以朞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
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

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王食一方得不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董三反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壙下墳有盤石乃密表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冑誕聖后近樞尅惟允之寄居槐

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鑾轟潔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寵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竊謂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于十亂則司徒爲太上恐乖繫敕之意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尅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群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伏願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則天下幸甚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議其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書崔亮並同有難普惠並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呵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

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虫小藝儆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
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
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
遣元乂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
之道群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
惠被召傳詔馳驛騶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泗
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
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
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中山杜弼遺書普
惠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才執此公方來居諫職謇謇如也諤
諤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第當庭面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
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柝裁警終使群后逡巡庶寮拱嘿雖不見

用于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
每爲口實普惠以天下人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人
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
欣戰交集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
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
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
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儛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夫信
行於上則億兆樂輸於下自茲已降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
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
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稱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
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
者也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

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
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
紆朔望之澤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絜誠禋禩孝弟可以
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
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宮
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但仍舊貫亦
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尋別敕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
官尅日蝕豫敕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
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
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
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絶世勳親之胤所宜收敘書奏孝明
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廷對移時太后曰小小細務

二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黎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元
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redacted]不救無赤子所望於慈母太
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于太師
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
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
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
卿云興滅繼絶意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
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
自貽悔吝沉淪幽壤緬焉弗收豈不是興滅繼絶之意太后曰卿
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及任城王澄薨普惠荷其恩待朔望奔赴
至於禫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啓爲尚書
右丞靈太后既深悼澄覽啓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

寒不應便㬎管轄相與爲約竝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極言其不可表奏不從魏子建爲益州刺史有贓罪普惠被使驗之事遂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時梁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請付楊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郡氐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于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事訖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多所陳論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弊別郡異縣之人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綰攝有方姦盜不起人以爲便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爲豫州啓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在州卒諡曰宣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學有氣尚仕宋爲員外郎領軍主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佐郎時獻文於仲冬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竝不納淹上接輿釋游論帝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孝文敕尚書李沖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沖奏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

下猶共稱之卿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為疑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彪行人何容獨以衰服閒衣冠之中我皇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為非也昭明相顧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齎袴褶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帢以申國命今為魏朝所逼還南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折中還南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敕送衣帢給昭明等明旦引入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佐郎其後齊遣其散騎常侍庾蓽散騎侍郎何憲王書邢宗慶等來聘孝文敕淹接於外館宗慶謂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為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鄰之義淹言夫為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當應便爾欺奪宗慶庾蓽及從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王肅淹言我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之至鑾輿行幸肅多扈從敕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人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度肅知淹寓青州乃笑謂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若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聞孝文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帝戲肅曰

北史四十六

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敘之肅言臣於朝歌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大笑肅又言淹才詞宜應敘進帝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曰卿爲人所屈欲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大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已申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醐笑而止賜淹龍廐上馬一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帝以淹家貧敕給事力送至洛陽使與家累相隨及車駕濟淮敕徵淹淹于路左請見曰敵不可小願聖明保萬全之策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帝優而容之帝幸徐州敕淹與閭龍駒專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碻磝淹以黃河急浚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帝敕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人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此行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誠至而不得相納賜驊騮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主客令于時宮殿初構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啓求敕都水造浮航帝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還朝病卒贈光州刺史謚曰定子霄字景鸞好爲文詠坦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詩賦間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卒於書侍御史

范紹字始孫燉煌龍勒人也少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朞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算生頗涉經史孝文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掌奏文案帝善之又爲侍中李沖黃門崔光所知帝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後朝廷有

南討計發河北數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爲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紹觀其城隍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奏聞俄而英敗後歷位幷州刺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也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累遷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宣武謂曰揚子雲爲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宣武頻詔桃符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宣武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東豫州刺史與後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爲人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贈洛州刺史

鹿悆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壽興沮渠氏庫部郎父生再爲濟南太守有政績獻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卒於淮陽太守追贈兗州刺史悆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瘦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岍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悆覺卽停船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初爲貞定公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絃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少有令問悆欲其善終故以諷焉後隨子直鎭梁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悆獨不取子直彊之終不從孝莊爲御史中尉悆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

州綜密信通或云欲歸款衆議謂不然悆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並總强兵內外嚴固悆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悆曰我爲臨淮王所使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悆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虛實宜遣左右爲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託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武追還綜又遣腹心人梁話迎悆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悆詣龍牙所龍牙語悆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悆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所停悆外門久而未入[illegible]已入有綜軍主姜桃來與悆言謂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王待物有道乃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野君何不歸梁國悆答曰法僧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尅之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景儁景儁良久謂曰卿不爲刺客也答曰今者爲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爲設食悆强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指床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悆曰中山王有敎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問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悆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勗景儁司馬楊膘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悆陳士馬之盛毒而與梁話盟契訖未旬綜降詔封悆定陶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永安中爲右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爲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

而自無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人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梁人詔悆以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悆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勝等拒尒朱仲遠軍敗還京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陽人鄭滎業反圍州城城降滎業送悆于關西

張耀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也仕魏累遷步兵校尉永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耀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後爲別將以軍功封長平男歷岐東荊州刺史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財木耗損有闕經構耀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爲大將詔從之耀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加衛大將軍宮殿成除東徐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懿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幹腰帶十圍鬚髯甚美初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爲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帝謂黄門郎邢巒曰道斌是行便異儕流矣宣武卽位遷謁者僕射後歷恒農太守岐州刺史所在有清貞稱卒于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復立道斌形於孔像之西而拜謁焉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爲宣武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爲賊鏁禁送江東梁領軍呂僧珍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曰老母在洛

無復方寸旣奉恩貸實若更生乃引見之謂曰戰爭多年人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欲與魏朝通好卿宜備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荷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及紹還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後除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人情蕭寶夤反於長安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答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以拒寶夤功賞新蔡縣男尒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啓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岳後儁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岳死周文帝亦重之及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年游聚不自矜持頗失士君子之儀周文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薛憕作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沖不許周文曰爲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爲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登祚方任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孫嗣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舉秀才中尉王顯召爲檢校御史遷殿中御史司徒江陽王繼召爲記室參軍遂爲元叉所知叉執朝政引爲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饑飽時人歎尚之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爲侍讀尚書賈思伯爲侍講授孝明杜氏春秋元興常爲摘句儒者榮之叉旣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普泰初爲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齊州刺史元興世寒因元叉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

并倫時有濟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除太學博士兼尚書
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
論曰孫紹闗左之士又能指論時務張普惠明達典故强直從官
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成淹范紹劉桃符鹿悆張燿劉道斌
董紹馮元興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苟曰非才亦何能致於
此也

列傳第三十四終

北史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袁翻 弟躍 躍子聿修
陽尼 從孫固 固子休之 固從兄藻 藻子斐 固從兄元景
賈思伯
祖瑩 子珽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隨
文秀入魏而大將軍劉昶言是其外祖淑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
軍袁濟為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
各陵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入東觀為徐紇所薦李彪
引兼著作佐郎參史事後拜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
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彪

室戴禮指大戴盛德篇

汲古閣 正本

律博士侯堅固書侍御史高綽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王愉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豫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脩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按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盍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以降校可知之按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像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則無九室之證既而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有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鑽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

以意妄作茲爲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既乘乾統曆得一御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横義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求皆允怗繕修艸創以意良多事移化變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非一良以永法爲難數改爲易何爲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謦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寔賴温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爲美談今古以爲盛德自皇上以叡明纂御風清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卽序連城革面比屋歸仁縣車劒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荊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埸統戍階當卽用或逢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人溫卹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合抄掠若遇强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艸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高山或芸艸平陸販貨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緜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

犬羊屢犯疆埸頻年已來甲冑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為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駕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埀優異奬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惏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章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之論

為靈太后所責出為陽平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神龜末遷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安置之計翻表曰今蠕蠕內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為資陵奪為業而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竪立令高車獨擅北埀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人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可輒陳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

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雖外爲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即是我之外藩高車之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奸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河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已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求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徼北垂即是大積野獸所聚千百爲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遷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文翰翻旣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于關西翻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上表願以安南尚書換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怪之于是加撫軍將軍明帝靈太后曾燕華林園舉觴謂群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坐

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河陰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事翻弟躍

躍字景騰博學儁才性不矯俗篤交友翻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歷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爲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爲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于世無子兄翻以子聿修繼

聿修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沉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丈人尚書崔休深所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大有聲績遠近稱之累遷司徒左長史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錄事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三十萬娉太原王乂女爲妻而王氏已先納陸孔文禮娉爲定聿修爲首寮又國之司憲知而不劾免中丞尋遷秘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三禮出爲信州刺史卽其本鄉也時以無例莫不榮之爲政清靖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爰逮縣寮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及還都人庶道俗追別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遠送時既盛暑恐其勞敝往往爲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去還後州人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爲立碑斂縑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爲文以記功德敕許之尋除都

官尚書事修少年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爲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鑒在郎署之日時趙彥深爲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重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修猶以故情音問來往彥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愧葢亦由彥深接引爲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媾相尋聿修常非笑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爲地勢然也素品孤官頗有怨讟然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饋初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爲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與邢邵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愼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衰道喪若違忤勢要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入周位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入朝除都官尚書二年出爲熊州刺史卒子知禮大業初卒于太子內舍人躍弟颺卒於豫州冠軍府司馬颺弟昇位正員郎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恚爲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也累世仕於慕容氏尼少好學博通群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表薦之徵拜祕書著作郎及改中書學爲國子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沖等以尼碩學舉爲國子祭酒後兼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

各舉所知尼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
垂往史今有二奚當闡來牒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
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貨免官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
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家有書數千
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撰爲字統
二十卷行於世承慶從弟固
固字敬安性俶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劒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
始折節好學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
陽板府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
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意志閑雅了無
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
累遷書侍御史多所劾奏宣武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當今之
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
權衡親宗室强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
才朝無素飡孜孜萬機躬勤庶政使人無謗讟之響省徭役薄賦
斂修學宮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
之費以救飢寒之苦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
之禮襲軒唐之軌豈不茂哉初帝委任群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
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釁故
宗室大臣相見疏薄而王畿人庶勞獘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
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宣武
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
晏嬰湫隘流稱於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
能卒顧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

以爲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歟顯大不悅以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遂闔門自守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巧佞巧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巧巧佞佞一何工矣司閒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㗳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人之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實無罪何騁汝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泛泛游鳧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余小子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已彼諂諛兮人之蠹兮刺促昔粟罔顧恥辱以求媚兮邪干側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籧篨戚施邪媚是欽既詭且妒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宰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宦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疚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其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明帝即位除尚書考功郎奏諸秀孝考中第者聽敘自固始大軍征硤石敕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後太傅清河

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時悅年少行多不法
固上疏諫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爲舉得其人除洛陽令在縣
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疾杖而能起練禫之後酒肉不進時固
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清河王懌領太尉辟
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不奏懌之遇害元乂執政朝野震悚懌諸
子及門生寮吏莫不慮禍隱避不出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
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欒布王脩何以尚也
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爲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撾撻固
以前爲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後悅辟固爲從事中
郎不就京兆王繼爲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府解除前軍
將軍又典科揚州勳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
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勳更相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
焉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强禦居官
清潔家無餘財終沒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斂初
固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敕諸子一遵先制五子長子休
之

休之字子烈儁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人爲之語曰能賦能詩
陽休之初爲州主簿孝昌中杜洛周陷薊城休之與宗室南奔章
武轉至青州葛榮寇亂河北流人多湊青州休之知將有變請其
族叔伯彥等潛歸京師避之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葛榮
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爲土人所殺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
免莊帝立累遷太尉記室參軍李神儁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
裴伯茂范陽盧元伯河間邢子才俱入撰次普泰中爲太保長孫
承業府屬尋敕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後行臺賀拔勝經略樊

望北齊書邢杲上無葛榮二字是也上已云葛榮寇亂矣此誤衍

案魏武當作孝武北齊書誤同

案北齊書作六者是大王之字以爲歡小字賀六渾也此脫之字又北齊書作河洛伊爲三川亦云涇渭洛爲三川河洛伊洛陽也涇渭洛今雍州也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有關右此漪洛伊爲三川下當脫涇渭洛亦爲三川一語不然安得云統有關右乎又北齊書六者是大王之字下有王者當王有天下一句是釋王文字之義亦不可省

案中興下有脫文自先是中書專主綸言至此一段北齊書所無疑本當亦中興有人因與下有人士文相連而誤脫

沔請爲南道軍司俄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齊神武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勝至江南休之聞神武推奉靜帝乃白勝啓梁武求還文襄以爲大行臺郎中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問休之曰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大王字河洛伊爲三川太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有關右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錄荊州軍功封新泰縣伯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先是中書專主綸言魏宣武已來事移門下至是發詔依舊任遇甚顯時魏收爲散騎常侍領兼侍郎與休之參掌詔命世論以爲中興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神武禁止會赦不問歷尚食典御太子中庶子給事黃門侍郎中軍將

案時字下脫文宣二字北齊書作顯祖

軍幽州大中正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文宣爲相國齊王時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爲人心未一且還并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疎放使還遂說其事鄴中悉知後高德正以聞文宣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監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驍騎將軍積其前事也文宣郊天百寮咸從休之衣兩襠甲手持白棓時魏收爲中書令嘲之曰義眞服未休之曰我昔爲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以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始平縣男後除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代爲定州長史帶中山太守並立制監臨之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有者即數錢酬之休之常以爲非及至郡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爲其失仁義今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直是處世難爾在郡三年

再致甘露之瑞文宣崩徵休之至晉陽經紀喪禮與魏收俱至尚書令楊遵彥與休之等款狎相遇中書省言及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嚬眉而已他日遵彥謂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鄙夫以衆人見待哀詐涖實非本懷皇建初兼度支尚書昭帝留心政道訪以政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愼官方禁淫侈恤人患爲政敎之先帝深納之大寧中歷都官七兵祠部三尚書河清三年出爲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爲光祿卿監國史尋除吏部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前國子助教熊安生當時碩儒因喪解職久而不見調休之引爲國子博士儒者以此歸之簡率不樂煩職典選稍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眞是樊籠矣武成崩後頻乞就閑武平初除中書監尚書右僕射三年加位特進與朝士撰聖壽堂御覽六年正除尚書左僕射領中書監休之早得才名爲人物所傾服外如疎放內實謹厚少年頗以峻急爲累晚節以通美見稱重秴期好遊賞太常卿盧元明人地華重罕所交接非一時名士不得與之游休之始爲行臺郎便坦然投分文酒會同相得甚款鄉曲人士莫不企羨焉太子中庶子平原明少遐風流名士也梁亡奔鄴昔因通聘與休之同游及少遐卒其妻窮敝休之經紀振恤恩分甚厚尚書僕射崔暹爲文襄所親任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拏幼而聰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時梁國通和聘使在館暹持達拏數首詩示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隨宜應對休之獨正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以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云當今直諫陽子烈其有焉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

加特進令其子辟强預修御覽書及斑點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隙及鄧長顒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時論貶焉魏收監史之日立神武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為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志上表論之及收還朝敕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為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便諷動內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三為中書監用此何為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乃謂所親曰我非奴何忽此授凡此諸事為識者所譏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為典正魏收在日深為收所輕魏殂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為搢紳所愛重周武帝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修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修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祕書監源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兼給事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王劭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尋除開府儀同依例封臨澤縣男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所著文集四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竝行於世初休之在洛將仕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趺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咒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壽窮意如在鄴城東南者其夢竟驗云子辟彊字君大性疎脫又無藝休之亦引入文林館為時人所嗤鄙武平末為尚書水部郎中休之

案北齊書起長安下有元盧思道有所撰錄止云休之與秀負思道同被召著見其輕周焉數語雖似與本傳無關然所以備載見召諸人姓名者正以自思道所紀之証盖李百藥欲明其父德林之被召故特著之此則未則以與休之無涉也 又北齊書疑於洛陽下有年七十四一句而北史於人之年壽多略之凡八書所有若此之不載亦非

弟綝之天平中入關次俊之位兼通直常侍聘陳副尚書郎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固從兄藻

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位中書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于長安還賜爵魏昌男累遷瀛州安東府長史以年老歸家為賊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幽州刺史子斐

斐字叔鸞魏孝莊時於西兗州督護流人有功賜爵方城伯歷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舊故欲召斐至宅三致書斐不答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武帝又親謂斐曰侃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還除廷尉少卿石濟河溢橋壞斐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潬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鑿以為公家苑囿斐書答以國步始康人勞未息誠宜輕傜薄賦勤恤人隱不從天保中除都水使者詔斐監築長城累遷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拜儀同三司卒贈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簡子師孝中書舍人固從弟昭

昭字元景學涉史傳尤閑案牘為齊文襄府墨曹參軍甚見親委與陳元康崔暹等參謀機密及崔㥄為崔暹所告元景劾成其獄賴邢子才證白以免時以元景為告而順旨初文襄擇日將受魏禪令元景等定儀注艸詔冊并授官未畢而文襄殂罷府天保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後以風氣彌留不堪近侍出除青州高陽內史

卒于郡文集十卷子静立性淳孝操履清方美詞令善尺牘仕齊位三公郎中隋開皇初州主簿

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自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頗爲孝文所知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昭帝時拜涼州刺史思伯以邊遠不願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因舍人徐紇言乞得停後除廷尉卿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案周禮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學教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爾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卽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

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邕之論非爲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其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謂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矣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竝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後爲都官尚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憍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言思伯與元興同事大相友昵元興時爲元叉所寵論者譏其趣勢云卒贈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貞子彥始武定中淮揚太守思伯弟思同字仕明少勵志行雅好經史與兄思伯

年少時俱爲鄉里所重累遷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元顥之亂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男後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爲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謚曰文獻初思同爲青州別駕清河崔光韶先爲中從事自恃資地耻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韶亡遺誡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表訟光韶操業特蒙贈謚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衞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駮冀隆乖錯者一十餘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竟未能裁正

祖瑩字元珍范陽遒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爲平原太守道武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史祖嶷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爲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鉅鹿太守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牕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

對曰當是才爲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帝顧謂勰曰蕭曠以王元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坐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雎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爲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爲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戶郎李崇爲都督北討引瑩爲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爲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爲殿中尚書莊帝還宮坐爲顥作詔罪狀尒朱榮免官後除祕書監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歷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會尒朱兆入焚燒樂署鍾石管弦略無存者敕瑩與錄尚書事長孫承業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大將軍及孝武登祚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神武因召瑩議之以功進爵爲伯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爲巳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

案受字當作乃受

其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子珽襲

珽字孝徵神情機警詞藻遒逸少馳令譽為當世所推起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為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為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製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齊神武聞之時文宣為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為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為時人傳詠珽性疎率不能廉慎守道倉曹雖云州局及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產又自解彈琵琶能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儛為娛游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為聲色之游諸人嘗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嫗擲樗蒱賭之以為戲樂參

案北齊書作一妻耳順北齊書此傳本已亡今所取北史所補故文字悉同

案晏即人俗用碟字

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儁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靜帝故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己文宣罷州珽例應隨府規為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為白由是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為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倉粟十車為寮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孝徵所為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為深恥所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奸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於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騮駒奸耳順尚稱娘子於時誼然傳之後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

巨羅寶太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後爲祕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略數帙質錢樗蒱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景略疑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即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杻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爲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累事并云祖喜私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

寶私北齊書作盈此涉下文而誤

寶兩挺字北齊書皆作錠此所作用錠字

寶北齊書缺處是雅字

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挺唯與祖喜二挺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諶季璩等叔諶以語楊愔愔嚬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而諂取教判并盜官遍略一部時又除珽祕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皆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命便爾私逃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竄是常但宜一命向祕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法處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

皇善選選字亦當作遷北監亦誤

皇爲字北齋作乃

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
之術尤是所長帝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技令直中書省掌
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敕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
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爲割藏
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爲賊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爲章武太守會
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啓爲孝昭所忿敕中書門下
三省斷珽奏事珽善爲胡桃油以塗畫爲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
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
及即位是爲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
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爲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
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南使入聘爲申勞使尋爲太常少卿散
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

皇北齋天保下有世字監本氏避諱本當作時

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祇奉武成於天保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
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爲
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
以爲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
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
說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
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說令主上粗
解珽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
之徵珽于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
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
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秘書監
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黃門侍郎

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左僕射元文遙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既問臣臣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共爲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歌謠若爲有識所知安可聞于四裔陛下不以爲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環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若殺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如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爲項羽耶珽曰項羽人身亦何能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爲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妨於范增縱擬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傅太子猶因四皓力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扆于已及子俱保休祚蕞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相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爲流囚常與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深阬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于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

案北齊作此人有大功此誤作又

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
得立令至尊獨在帝位者實由祖孝徵又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
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眞可馮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
問其謀計帝從之入爲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
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媼出彥深以珽爲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
琅邪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媼爲
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
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爲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
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
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鄰居大事修築陸媼自往

案陸作北齊作欲行

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
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恒與吾等參論之

案又字誤衍北齊同

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他國家事又珽頗聞其言
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
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槲樹舉盲老
公背上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公是臣自云與國
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

案語其當是其語誤倒北齊同

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
讓啓告光反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媼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
述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芬穆提
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珽
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
令引入珽自分疏并云與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
諱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

案難容北齊作難知疑此誤

案北齊作求見後主

叔略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略南營州錄事參軍陸媼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侍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群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群小輩推誠延士為致安之方陸媼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沖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媼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陸媼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沖釋而不問珽日以益疎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為善人故舉之此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敕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分疎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柏閣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為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靖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珽忽令大叫鼓譟諠天賊衆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珽乘

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盲謂爲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珽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諳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珽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珽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機警有口辯兼解音律魏末爲兼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所重大寧中以經學爲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爲奏官茂乃逃去珽族弟崇儒涉學有辭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位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爲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論曰袁翻弟兄可爲一時才秀聿修行業亦乃不殞家風景文學義見稱敬安正情自立休之加以藻思可謂載德者焉思伯經明行修乃惟門素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孝徵儁才雖多適足取國叔鸞器懷清峻元景才幹知名並匡佐齊初一時推重美矣哉

行次乃進司業宜營今世沾[illegible]足成
美見稱欲安正情自立休之抑以藻思可謂載德者焉思伯經明
論曰袁翻弟兄可為一時之秀聿修行業亦乃不殞家風景文學
除宜川長史
名武平末位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為濟昌郡太守隋開皇初
就之斑欲將美宜茂乃涉[illegible]族弟[illegible]涉學有辭少以令問知
薦除給事以疾辭乃不預仕[illegible]人[illegible]不護口事來

北史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六

介朱榮 子文暢 世隆 從子兆 世承 從弟彥伯 榮從父弟度律 彥伯子歆 榮從祖兄子天光 彥伯弟仲遠

介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為部落酋帥其先居介朱川因為氏焉高祖羽健魏登國初為領人酋長率契胡武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道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剗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塉更遷遠地帝許之所居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為酋長代勤太武敬哀皇后舅也既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人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咸感其意位肆州刺史

封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疋以爲常卒謚曰莊孝莊初追贈太師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爲酋長曾行馬群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咒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駞馬日覺滋盛色別爲群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孝文嘉之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公王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位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人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明帝時以年老啓求傳爵於榮卒謚曰簡孝莊初贈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潔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爲軍陣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游池上忽聞簫鼓音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暮當爲汝耳

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是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及葛榮吞杜洛周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東援相州帝不許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于是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明帝崩事出倉卒榮乃與元天穆等密議入匡朝廷抗表云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禍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求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敗更召宗親推其明德於是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太都督將於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

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迎莊帝與帝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武泰元年四月莊帝自高渚度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及莊帝即位詔以榮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及度河太后乃下髮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譎朝士共為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度即遣胡騎四面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斂手就戮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宮莊帝及彭城王霸城王俱出帳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察共西部高車叱列殺鬼在帝左右相與為應及見事起假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即害彭城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遷帝

於河橋沈靈太后及少主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堤東被圍遂臨以白刃唱云能為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有隴西李神儁頓丘李諧太原溫子昇並當世辭人皆在圍中恥是從命俯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恐不免死出作禪文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既滅尒朱氏興其衆咸稱萬歲榮遂鑄金為己像數四不成時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莊帝望馬首叩頭請死其士馬三千餘騎既濫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即欲向北為移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陽宮及上北芒視城闕復懷畏懼不肯更前武衛將軍汎禮苦執不聽復前入城不朝戍北來之人皆乘馬入殿諸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

榮猶執移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
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
一遍及醉熟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轝向中常侍省榮
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為明帝嬪欲
上立為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
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之榮意甚悅于時人間
猶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
邑士子十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
聞之上書謝愆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
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身贈以鎮郡
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
慰生死詔從所表又啓帝遣使巡城勞問于是人情遂安朝士逃
亡者亦稍來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
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政以為常式
五月榮還晉陽乃令元天穆向京為侍中太尉公錄尚書事京畿
大都督兼領軍將軍封上黨王樹置腹心在列職舉止所為皆由
其意七月詔加榮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
史李神儁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
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辦長繩至
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
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
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
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
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身自陷陣出于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于

陣擒葛榮餘衆悉降榮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群情喜悅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加榮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垣遂大獵有雙兎起於馬前榮彎弓誓之曰中則禽葛榮不中則否旣而竝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後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兎碑又將戰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己是道武皇帝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七郡各萬戸通前滿十萬爲太原國邑又加位太師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梁梁立爲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以三齊

應顥朝廷以顥孤弱永安二年春詔元天穆先平齊地然後征顥顥乘虛徑進榮陽武牢竝不守車駕出居河北榮聞之馳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輿駕於是南趣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集天穆克平邢杲亦度河以會車駕幸河內榮與顥相持於河上無船不得卽度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竝固執以爲不可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榮乃令都督介朱兆等率精騎夜濟顥奔車駕度河入居華林園詔加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戸加前後部羽葆鼓吹榮尋還晉陽遙制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百寮朝廷動靜莫不以申至於除授皆須榮許然後得用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勤政事朝夕省納孜孜不已數自理冤獄親覽辭訟又選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正綱紀而榮乃大相嫌責曾關補定州曲陽縣令神儁以階縣不奏

別更擬人榮大怒卽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
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神
儁遂上表遜位榮欲用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榮曾啓北人爲河內
諸州欲爲掎角勢上不卽從天穆入見論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
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
何啓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
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今
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內妃嬪甚有妒恨之事帝遣世隆語以大
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日卽自作今亦復決
世隆曰兄止自不爲若本自作臣今亦得封王帝既外迫強臣內
逼皇后恒怏怏不以萬乘爲貴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
州榮遣都督侯深討斬之時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豳涇榮遣其

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入關討之
天光至雍州以衆少未進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
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禽醜奴寶夤竝檻車送
闕天光又禽王慶雲万俟道樂關中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莊
帝恒不慮外寇唯恐榮爲逆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相持及告
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卽今天下便是無賊臨
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還以他
語解之曰其實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
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欲求活
邪遂卽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餘人
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于是數人被殺遂禽得之持此而樂焉
列圍而進雖阻險不得迴避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言榮

勳業宜調政養人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譬奴走禽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勳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荊悉擁生蠻北塡六鎭廻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渡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及見四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此言已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晤爲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已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朱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榮乃暫來向京言看皇后挽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侃李彧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帝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以爲榮通親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三年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

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何可保耶又
北人語訛語尒朱爲人主上又聞其在北言我姓人主先是長星
出中台埽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明天文榮問之曰是何祥也答
曰除舊布新象也昔長星埽大角秦以之亡榮聞之悅又榮下行
臺郎中李顯和曾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
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眞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
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
所忌憚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求聞帝即下明光殿與語帝又疑
其爲榮不告以情及知毅赤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以
毅語榮小女嫁與帝兒子陳留王小字伽邪榮嘗指之曰我終當
得此女婿力徽又云榮慮陛下終爲此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
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以安天下并言榮指陳留語狀帝既
有圖榮意夜夢手持一刀自害落十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告城
陽王徽及楊侃徽解夢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節與解腕何
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皆言善九月十五日天穆到京駕迎之榮
與天穆竝從入西林園讌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
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挾天子移都至
是其言相符至十八日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
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上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
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爲況必不死寧與高貴
鄉公同日死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上謂殺榮天穆即赦其黨便
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尒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比來偏被委
付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城陽王及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遠
天光豈有來理帝亦謂然無復殺意城陽曰榮數征伐腰間有刀

案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二劉季明議曰若配世宗於宣武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爲臣不終爲莊帝所戮此傳曰字下當有脫文

又字衍

或能很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竝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即向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等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旦榮天穆同入其日大欲革易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竝御床西北小床上南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戶入即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時又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于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榮雖威名大振而舉止輕脫止以馳射爲伎藝每入朝見更無所爲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

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婦人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爲樹梨普梨之曲見臨淮王彧從容閑雅愛尚風素固令爲敕勒舞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蹋地唱迴波樂而出性甚嚴暴慍喜無恒弓箭刀槊不離于手每有瞋嫌即行忍害左右恒有死憂曾欲出獵有人訴之披陳不已發怒即射殺之曾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令相鬭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節閔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贈假黃鉞相國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武賁班劒三百人轀輬車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謚曰武又詔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晉王若配永安則不能終臣節以此論之無所配世隆作色曰卿合配季明曰下官預在議限據理而言不合上心誅剪唯命衆

爲之危季明自若世隆意不已乃配享孝文廟庭菩提位太常卿
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節閔帝初加贈司徒謚曰
惠菩提弟叉羅武衞將軍梁郡王尋卒贈司空公叉羅弟文殊封
平昌郡王孝靜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文殊弟
文暢初封昌樂郡公以榮破葛賊之勳進爵爲王其姊魏孝莊皇
后及韓陵之敗齊神武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開府儀同
三司肆州刺史家富于財招致賓客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
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遠等相狎外示杯酒交而潛謀害
齊神武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簇戲能中者即時賞
帛胄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武臨觀謀竊發事捷共奉文暢爲
任氏家客薛季孝所告以姊寵止坐文暢一房文暢死時年十八
弟文略以兄叉羅卒無後襲叉羅爵梁郡王文略事當從坐靜帝
使人往晉陽欲拉殺之神武特加寬貸奏免之文略聰明儁爽多
所通習齊文襄嘗令章永興馬上彈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
之遂得八文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
命之修短皆在明公文襄愴然曰此不足慮初神武遺令恕文略
十死恃此益橫多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
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寶物以邀之文略弊衣而往
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
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
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
略彈琵琶吹橫笛謠詠倦極便臥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
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
爲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彭伊霍蓋由是也

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善騎射趫捷過人數從榮游獵至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手格猛獸無所疑避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爲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鹿授兆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構火以待之俄而兆獲其一榮欲誇使人責兆不盡取杖之五十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孝莊即位封潁川郡公後從上黨王天穆平邢杲又與賀拔勝擊斬元顥子冠受禽之進破安豐王延明顥乃退走莊帝還宮論功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尒朱榮死兆自汾州據晉陽元曄立授兆大將軍進爵爲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輕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己曰尒朱家欲渡河用爾作灅波津令爲之縮水脈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黃塵張天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莊帝步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縶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汙辱妃嬪縱兵擄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初兆將入洛遣使招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時爲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恐彼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不可委去騰乃詣兆具申意兆不悅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行必克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傍地悉耕熟唯有馬藺草株往往猶在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之神武曰兆等猖狂舉兵犯順吾勢不可反事尒朱也今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度必退還吾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一舉而禽俄而兆克京師孝莊幽縶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神武神武大驚召騰令馳驛詣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所

在當於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遇帝于中路神武時率騎東轉聞帝已度於是西還仍與兆書具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於海內兆怒不納而帝遂遇弒初榮既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迴師禦之頻為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神武神武晉州寮屬竝勸不行神武揣其勢迫必無他慮決策赴之兆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神武統領神武既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樂平郡神武與兆還討破斬之及節閔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兼錄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為天柱大將軍兆以是榮所終之官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神武之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拒之仲遠度律次陽平屯廣阿眾號十萬神武廣

縱反間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執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神武乃進擊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節閔納兆女為皇后兆乃大喜世隆謀抗神武乃降辭厚禮喻兆赴洛兆與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其年秋神武自鄴進討之兆遂大掠并州走於秀容神武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神武收葬之兆勇于戰鬭而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兆弟智彪節閔帝封為安定王與兆俱走神武禽之後死於晉陽

實祈魏書作歆魏收避高歡名應作祈此宜作歆

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眞文成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珍宣
武時武衛將軍華州刺史彥伯性和厚永安中爲榮府長史節閔
帝潛嘿於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帝既立尒朱兆以
已不豫謀大爲忿恚將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鷙慰兆兆猶不釋世
隆復令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讌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
源子恭黃門郎竇瑗並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爲都督與臣相持
於河內當爾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爲今日之
忻也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
陛下爾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鉤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後
封博陵郡王位司徒公于時炎旱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
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餘如故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
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
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長孫承業等啓陳神武義功既振將除尒
朱節閔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尋與世
隆同斬於閶闔門外縣首於斛斯椿門樹傳於神武先是洛中謠
曰三月末四月初楊灰簸土覓眞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
不須梯至是並驗子敞

敞字乾羅彥伯之誅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年十二敞自竇走至大
街見童兒群戲敞解所著綺羅金翠服易衣而遁追騎至不識敞
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
媼踞胡床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之中購之愈急
追且至長孫氏資而遣之遂詐爲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略涉經
史數年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下泫然歎曰吾豈終此乎伍子
胥獨何人也乃奔長安周文帝見而禮之拜行臺郎中靈壽縣伯

保定中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後爲膠州刺史迎長孫氏至其第置於家厚資給之隋文帝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敞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政號嚴明吏人懼之後以年老乞骸骨賜二馬輅車歸河內卒于家子最嗣

仲遠彥伯弟也明帝末年尒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爲奸詐造榮啓表請人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業及孝莊卽位封淸河公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大行臺尋進督三徐諸軍事仲遠上言竊見比來行臺采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若立第亦爽關京之日任有司裁奪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尒朱榮死仲遠勒其部衆來向京師節閔立進爵彭城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鎭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節閔帝覽啓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事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心如峻壑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沒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已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無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强莫比所在並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爲無禮東南牧守下至人俗比之豺狼特爲患苦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神武尒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神武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貳狼狽遁走中興二年復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尋乃奔梁死於江南

世隆字榮宗仲遠弟也明帝末兼直閤加前將軍尒朱榮表請入

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喩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
疑兄故令世隆來今遂往便有內備非計之善榮乃遣入榮舉兵
南出世隆遂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之立
世隆預其謀封樂平郡公元顥逼大梁詔爲前將軍都督鎮武牢
顥既克滎陽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及車駕還宮除尚書
左僕射攝選莊帝之將圖尒朱榮每屛人言世隆懼變乃爲匿名
書自榜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黃門高道穆等爲計欲殺天柱
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并以呈榮勸其不入榮毀書
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怱怱皆不
見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走北次河橋殺武衛將軍奚
毅率衆還大夏門外[illegible]李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攻建州克
之盡殺人以快其忿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爲主曄小

名盆子闇者皆以爲事類赤眉曄以世隆爲尚書令封樂平郡王
加太傅行司州牧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讓世隆曰叔父在朝
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劒嗔目詞色甚厲世隆遜辭
拜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
謀慮元曄母干豫朝政伺其母衛氏出行遣數十騎如劫賊于京
巷殺之公私驚愕莫識所由尋懸牓以千萬錢募賊百姓知之莫
不喪氣尋又以曄踈遠欲推立節閔帝而度律意在南陽王乃曰
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爲僕射尚
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又畏榮深自尅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
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爲令常使尚書郎宋游道
邢昕在其宅聽事東西別座受納訴訟稱命施行既總朝政生殺
自由公行淫泆信任群小隨情與奪又兄弟群從各擁强兵割剝

四海極其貪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豫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讓太傅節閔特置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為之贈其父買珍相國錄尚書事大司馬及齊神武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強不以為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等敗于韓陵世隆請赦天下節閔不許斛斯椿既據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承業詣闕奏狀掩執世隆及兄彥伯俱斬之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詨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持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怗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旦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游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為記識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跡入者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于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小黑色儐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聽事東閤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奴云入此屋中有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甕米奴拂牀坐兼畫地戲甕中米亦握之子容與謝遠看之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牀皆符同具以此對世隆世隆悵然意以為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時位侍中領御史中尉人才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內逼世承守轘轅為顥所禽顥讓而臠之莊帝還宮贈司徒

案魏書作無車入省兼無車迹此省作無迹入者四字頗不明了

案魏書作其屋先常閉鎖子容以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屋常閉奴言在中謂具屋因奴云此屋若閉求得開看屋中有一版牀云云

戶字據魏書增

案屋入不魏書作拂牀畫地蹤緒歷然米亦符同

敗字衍魏書無

室他下當有人字魏書亦脫

世承弟弼字輔伯節閔帝時封河間郡公尋爲青州刺史韓陵之敗欲奔梁數日與左右割臂爲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爲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濶宜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弼從之大集部下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師

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莊帝初封樂鄉縣伯榮死與世隆赴晉陽元曄之立以度律爲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尒朱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鎮京師節閔帝時爲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兼尚書令東北道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與齊神武間之與尒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經爲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發病及至母責之曰汝荷國恩無狀而反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遂西走灅波津爲人執送椿因之送齊神武斬之都市

天光榮從祖兄子也少勇決榮特親愛之常預軍戎謀孝昌末榮據并肆仍以天光爲都將總統肆州兵馬既而帝崩榮向京師委以後事建義初爲肆州刺史封長安縣公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與元天穆東破邢杲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榮發後并肆不安詔天光兼尚書僕射爲并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還京師改封廣宗郡公初高平鎮城人赫連恩等爲逆共推敕勤酋長胡琛爲主號高平王遥臣沃野鎮賊帥破六韓拔陵琛入據高平城遣其大將万俟醜奴來寇涇州琛後與莫折念生交通侮慢拔陵拔陵遣使人費律如至高平誘斬琛爲醜奴所并與蕭寶夤相拒於安定寶夤敗還建義元年

夏醜奴擊寶夤于靈州禽之遂僭大號時獲西北貢師子因稱神
獸元年置百官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率大
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討醜奴天光初行唯
有軍士千人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天光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
至雍又稅人馬合得萬疋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
光百下榮復遣軍士二千人赴天光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
至岐州禽其行臺尉遲菩薩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天光發雍至
岐與岳合勢破醜奴獲蕭寶夤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及賊黨
結聚之類並降唯賊行臺万俟道洛不下率衆西依牽屯山據嶮
自守榮責天光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百詔削爵爲侯天光與岳
悅等復向牽屯討之道洛戰敗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
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爲大將

案魏書今夜共議下有明晨早報而慶雲等欲得小緩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待明日數語不可省
案魏書今爲小退下有任取河飲四字亦不可省

軍天光乃入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破其東城賊遂併趣西城城
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天光恐失賊帥
乃遣謂慶雲可以早降若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又謂曰相知
須水今爲小退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
長七尺至昏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又伏人槍中其夜慶雲道洛
果突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禽獲賊窮乞降而已天光
岳悅等議悉阬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
鄯善咸來款順詔復天光前官爵岳聞榮死還涇州以待天光亦
下隴與岳圖入洛之策既而莊帝進天光爵爲廣宗王元曄又以
爲隴西王及聞尒朱兆已入京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
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舉親賢遣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節閔
帝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北出夏州遣將

討宿勤明達禽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干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神武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暇他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時神武軍旣振尒朱兆仲遠等竝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天光不得已東下與仲遠等敗于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橋拒之天光不得度西北走被執與度律竝還於神武神武送於洛斬於都市尒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賞罰自出而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爲不同矣

論曰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頹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叉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者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群飛之漸遂于靈后反政宣淫於朝傾覆之徵於此至矣尒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有匡頹拯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功及夫禽葛榮誅元顥戮邢杲韓婁醜奴寶夤咸梟馬市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沉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末跡凶忍地逼亦已除矣而朝無謀難之宰國乏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相糾還成嚴敵隆實指蹤兆爲戎首山河失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跋扈廢帝立主迴天倒日揃剝黎獻割裂神州刑賞任心征伐自已天下之命懸於數胡喪亂弘多遂至於此豈非天將去之始以共定終於惡稔以至殄滅抑亦魏紓其難齊以驅除矣

北史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七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子徵 孫政

賈顯度 弟智

樊子鵠

侯深

賀拔允 弟勝 勝弟岳

侯莫陳悅

念賢

梁覽

雷紹

毛遐 弟鴻賓

乙弗朗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也祖就沛縣令父惠行太原太守瑞貴達並贈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尒朱榮引為大行臺郎中甚見親任以為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為腹心之寄封陽邑縣公及元顥內逼從車駕於河陽除侍中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公莊帝還洛改封樂陵郡公仍侍中瑞雖為尒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閒帝亦賞遇之嘗謂侍臣曰為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為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三從內並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尒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並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時尒朱天光擁衆關右帝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為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尒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遂誅之太昌初贈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為酋帥延慶娶尒朱世隆姊故被尒朱榮親遇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公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世隆白節閔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深於定州討之深以靈助善占百姓信惑未易可圖欲還師入據關拒嶮以待其變延慶以靈助庸人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宜詭言西歸可襲而禽深

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詰朝造靈助壘遂破禽之及韓陵戰敗延慶與尒朱仲遠走度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神武仍從并州後赴洛孝武帝以為中軍大都督孝武之西齊神武誅之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其先世為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明帝時為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人不安椿乃將家投尒朱榮征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莊帝初改封陽曲縣公除榮大將軍府司馬後為東徐州刺史及榮死椿甚憂懼時梁以汝南王悅為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遂棄州歸悅悅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公又為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尒朱兆入洛悅知不逮南旋椿復背悅歸兆以參立節閔謀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城陽郡公尋加開府時椿父足先在秀容忽有傳其死問椿請減己階以贈之尋知其父猶存詔復官仍除其父為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椿以尒朱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世隆以正道世隆不說欲害椿賴尒朱天光救得免及世隆度律與兆自相疑椿與賀拔勝和之兆執椿勝還營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尒朱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今俱禽為難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齊神武及韓陵之敗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尒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尒朱部曲盡殺之令弟元壽與張歡長孫承業顯智等襲世隆彥伯兄弟並斬於閶闔門外椿入洛縣世隆兄弟首于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曰汝與尒朱約為兄弟今何忍縣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神武及神武入洛椿謂賀拔

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心於人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孝武帝立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城陽郡公父足亦加開府子悅太中大夫同日受拜當時榮之椿自以數反意常不安遂密勸孝武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百直閤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以充之又說帝數出游幸號令部曲別爲行陣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神武帝從之以椿爲前驅大都督椿因奏請率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今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復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構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帝勒兵河橋命椿自洛而東至武牢帝以賈顯智背叛東師失律將幸關中乃遣使命椿因從入關拜尚書令侍中如故封常山郡公歷位司徒太保仍尚書令時寇難未息內外戒嚴唯椿得列威儀鳴騶清路遷太傅薨年四十三帝親臨弔百寮赴哭詔賜東園祕器遣尚書梁郡王景略監護喪事贈大將軍錄尚書三十州諸軍事侍中恒州刺史常山郡王諡曰文宣祭以太牢又詔改太將軍贈大司馬給轀輬車及葬車駕臨於渭陽止紼慟哭帝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有四子悅恢徵演演爲齊神武所殺三子入關

徵字士亮博涉群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一溢米少以父勳賜爵城陽郡公大統末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稍

遷兼太常少卿自魏孝武遷西雅樂廢缺徵博采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錞于者近代絕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弗信之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仍取以合樂焉六官建拜司樂下大夫遷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內史下大夫天和三年周武帝以徵經有師法詔令授皇諸子宣帝時爲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修之禮受業於徵仍並呼徵爲夫子儒者榮之六年除司宗中大夫行內史仍攝樂部進封岐國公尋轉小宗伯除太子太傅仍小宗伯宣帝嗣位遷上大將軍大宗伯時武帝初崩梓宮在殯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帝竟不許帝之爲太子也宮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被謫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內史

中大夫甚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之曰禮云十二律轉相生聲五具在十六焉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然詳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臣恐鄭聲亂樂未合於古夫音樂之起本於人心天之應人有如影響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譴之以殃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化紂爲朝歌北里之音而社稷滅是知樂也者和情性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禍福所基盛衰攸繫安可不慎哉案譯之所爲不師古始若以月奏一笙則鍾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雅樂之備已充廟廷今若益之於何陳列方須更闢堦墀增修廊宇非急之務寧可勞人如謂笙管之外不須加造則樂之損益豈繫于笙進退無據竊謂不可帝頗納之且令停譯所獻及武帝山陵囘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

徵曰孝經云閗樂不樂閗尚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既云閗樂明
卽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帝後肆行
非度昏慮日甚徵以荷武帝重恩嘗備位師傅乃上疏極諫指陳
帝失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于獄徵懼不免獄卒張元平哀之乃
以佩刀穿墻送之出元平被搒拷百數而無所言徵既出匿于人
家後遇赦得免然猶坐除名隋文帝踐極例復官爵除太子太傅
仍詔徵修撰樂書開皇四年薨年五十六初隋文帝爲大司馬有
外姻喪徵就第弔之久而不出徵怒遂弗之待比出候徵已去矣
隋文帝以此常恨之至是詔所司謚之曰闇子該嗣徵所撰樂典
十卷兄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子政嗣
政明悟有器幹隋開皇中以軍功授儀同甚爲楊素所禮大業中
位尚書兵曹郎漸見委遇玄感兄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
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於政尋遷兵部侍郎
稱爲幹理玄感之反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及帝窮
玄縱黨與政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和遂送政鏁至京
師以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請變常法行刑帝許之以出金
光門縛之於柱公卿百寮竝親擊射臠其肉多有噉者然後烹焚
揚其骨灰椿弟元壽性剛毅諒直武力過人彎弓兩石左右馳射
歷位吏部尚書封桑乾縣伯孝武踐阼進爵爲公除豫州刺史及
車駕西巡爲部下所殺贈司空公謚曰景莊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也父道監沃野鎭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
氣初爲别將防守薄骨律鎭正光末北鎭擾亂顯度乃率鎭人浮
河而下達秀容爲尒朱榮所留隨榮破葛榮封石艾縣公累遷南
兖州刺史尒朱榮之死顯度奔梁普泰初還朝後隨尒朱度律等

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智等先據河橋誅尒朱氏孝武帝初除
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永熙
三年爲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親故祖餞于張方橋顯度執酒曰
顯智性輕躁好去就覆敗吾家其此人也武帝入關後顯智果同
於齊神武孝武帝怒乃賜顯度死

智字顯智少有膽決以軍功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縣伯及
尒朱仲遠爲徐州刺史智隷仲遠赴彭城尒朱榮死仲遠舉兵向
洛智不從之莊帝聞而善之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
之智兄顯度先爲世隆所厚世隆爲解喻得全後進爵爲公隨度
律等敗于韓陵智與顯度斛斯椿謀誅尒朱氏顯度據守北中城
令智等入京禽世隆兄弟孝武帝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
在州貪縱甚爲人害孝武徵還京師加侍中除濟州刺史率衆達
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爲相州刺史竇泰所破天平初赴晉陽
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也其先荊州蠻酋徙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
義侯普泰中子鵠貴乃贈荊州刺史子鵠逢北鎮擾亂南至并州
尒朱榮引爲都督府倉曹參軍使詣京師靈太后問榮兵勢子鵠
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齊封南楊縣子令還赴榮建義初拜晉
州刺史封永安縣伯永安二年以招納叛蜀進封中都縣公又兼
尚書行臺政有威信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荊州大中正後兼右僕
射爲行臺進封西陽郡公尚書如故假驃騎將軍率所部爲都督
時尒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
後出爲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人流亡乃勸有粟家分濟貧
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尒朱榮死世隆等遣

書招子鵠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都
督豫州刺史行達汲郡聞尒朱兆入洛乃度河見仲遠仲遠遣鎮
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元
曄以爲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
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尒朱仲遠仲遠奔梁收其兵馬
時梁遣元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大敗奔入城門
遂圍之樹請歸南以地還魏許之及樹衆半出子鵠擊破之禽樹
及梁譙州刺史朱文開班師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
騎大將軍開府典選後除兗州刺史子鵠先遣腹心緣歷人間採
察得失及至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
狀穆皆引伏于是州內震慄及孝武帝入關子鵠據城爲應南青
州刺史大野拔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齊神武遣儀同三司婁昭等
討之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而大野拔因與相見令左右斬子鵠
以降

侯深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孝明末年六鎮飢亂深隨杜洛
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尒朱榮路中遇寇身被苦禍榮
賜其衣帽厚待之以爲中軍副都督莊帝即位封厭次縣子從榮
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除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
屯據薊城榮令深討樓配衆甚少或以爲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
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上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率數百
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虜其卒
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深曰我兵少不可力戰
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深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
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遁走追禽之以功賜爵爲侯尋爲平州刺

史仍鎮范陽及尒朱榮死太守盧文偉誘深出獵閉門拒之深率部曲屯于郡南為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為大使慰勞燕薊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為深所敗元曄立授深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公節閔帝立仍加開府後隨尒朱兆拒齊神武於廣阿兆敗走深後從神武破尒朱氏于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孝武帝末深與兖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使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使通誠於神武及孝武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深不時迎納城人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深爭門不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為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深行青州事齊神武又遣書深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于東邁齊人澆薄齊州人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深乃復還暹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深襲高陽郡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親率輕騎夜趣青州城人執貴平出降深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于鄴印不同於斛斯椿及子鵠平詔以封延之為青州刺史深既不獲州任情又恐罷行達廣州遂劫光州庫軍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璐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遂奔梁達南青州境為賣漿者斬之傳首于鄴家口配沒

賀拔允字可泥神武尖山人也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有如回者魏初為大莫弗祖尒頭驍勇絕倫以良家鎮武川因家焉獻文時以功賜爵龍城縣男為本鎮軍主父度拔性果毅襲爵亦為本鎮軍主正光末沃野人破六韓拔陵反懷朔鎮將楊鈞聞度拔名召補統軍配以一旅其賊偽署王衛可瓌徒黨尤盛既攻沒武川又

陷懷朔度拔父子並爲賊所虜度拔乃與周德皇帝合謀率州里
豪傑珍念賢乙弗庫根尉遲檀等招義勇襲殺可瓌朝廷嘉之未
及封賞度拔與鐵勒戰沒孝昌中追贈度拔肆州刺史允便弓馬
頗有膽略初度拔之死允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深深敗歸
尒朱榮允父子兄弟並以武藝稱榮素聞其名待之甚厚建義初
封壽陽縣侯永安中進爵爲公魏長廣王立除開府儀同三司封
燕郡王兼侍中使蠕蠕還至晉陽屬齊神武將出山東允素知神
武非常人早自結託神武以其北土之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信
都參定大策中興初轉司徒領尚書令神武入洛進爵爲王轉太
尉加侍中魏孝武既忌神武以允弟岳據關中有重兵深相委託
潛使來往當時咸慮允爲變及岳死孝武又委岳兄勝心腹之寄
神武重舊允[illegible][illegible]之天平元年因與神武獵或告允引弓擬神武
乃置於樓上餓殺之年四十八神武親臨哭之贈太保允三子世
文世樂難陁興和末齊神武並召與諸子同學武定中敕居定州
賜田宅允弟勝
勝字破胡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衞可瓌之
圍懷朔勝時亦爲軍主從父度拔鎭守既被圍經年而外援不至
勝乃慷慨白鎭將楊鈞請告急于大軍鈞許之乃募勇敢少年得
十餘騎夜潰圍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
州白臨淮王彧以懷朔被圍之急彧以勝辭義懇至許以出師還
令報命乃復攻圍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賀拔破
胡與官軍至矣城中納之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乃馳
還報懷朔懷朔亦潰勝父子遂爲賊所虜尋而襲殺可瓌衆令勝
馳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卒刺史費穆奇勝才略厚禮留之委以

兵事時廣陽王深在五原爲破六韓賊所圍召勝爲軍主以功拜統軍又隸僕射元纂鎭恒州時有鮮于河胡攡朔州流人南下爲寇恒州城人應之勝與兄允弟岳相失勝南投肆州允岳投尒朱榮榮與肆州刺史尉慶賓構隙引岳攻肆州陷榮得勝大悅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定勝兄弟三人遂委質事榮時杜洛周據幽定葛榮據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欲屈君鎭之如何勝曰是所願也榮乃表勝鎭井陘以所乘大馬幷銀鞍遺之及榮入洛以預定策立孝莊帝功封易陽縣伯後元天穆北征葛榮大破之時杜洛周餘燼韓樓在薊城結聚以勝爲大都督鎭中山樓讋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元顥入洛陽榮徵勝使與尒朱兆自硤石度大破顥軍禽其子冠受遂前驅入洛進爵眞定縣公及榮死勝與田怡等奔赴榮第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怡等議卽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衆旅不多何輕爾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隨至河橋勝以爲臣無讎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莊帝大悅仲遠逼東郡詔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東征都督率騎一千會鄭先護討之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與戰不利降之復與尒朱氏同謀立節閔帝以功拜右衞將軍及尒朱氏將討齊神武勝時從尒朱度律度律與兆不平勝以臨敵構隙取敗之道乃與斛斯椿詣兆營和之反爲兆所執度律大懼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爾殺可瓌罪一也天柱薨後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勝曰可瓌作逆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賊密邇內構嫌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勝既免行百

餘里方追及度律齊神武既克相州兵威漸盛於是兆及天光仲遠度律等衆十餘萬陣於韓陵兆率鐵騎陷陣出齊神武後將乘其背而擊之度律惡兆之驍悍懼其陵已勒兵不進勝以其攜貳遂以麾下降齊神武度律軍以此免退遂大敗太昌初以勝爲領軍將軍尋除侍中孝武帝將圖齊神武以勝弟岳擁衆關西欲廣其勢援乃拜都督荊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勝多所克捷沔北蕩爲丘墟梁武帝敕其子雍州刺史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爾宜慎之勿與爭鋒續遂城守不敢出尋進位尚書令進爵琅邪郡公及齊神武與孝武帝有隙詔勝引兵赴洛至廣州猶豫未進而帝已入關勝還軍南陽遣右丞楊休之奉表入關又令府長史元穎行州事勝自率所部將西赴關中進至淅陽詔授勝太保錄尚書事聞齊神武已平潼關禽毛鴻賓勝乃還荊州州人鄧誕執元穎引齊師時齊神武已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赴之勝敗中流矢奔梁在南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于南苑勝自是之後每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既至長安詣闕謝罪魏帝握勝手歔欷久之曰初平西徙永嘉南度漢晉皆爾事乃關天非公之咎也乃授太師從周文帝禽竇泰於小關攻弘農下河北禽郡守孫晏摧破東魏軍于沙苑奔追至河上仍與李弼別攻河東略定汾絳河橋之役勝大破東魏軍周文令勝收其降卒而還及齊神武率衆攻玉壁勝以前軍大都督從周文見齊武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神武遇連叱而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勝持矟追神武數里刃垂及之神武汗流氣殆盡會勝馬爲流矢所

中死此副騎至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
也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爲神武所害勝憤恨因動氣疾大統十
年薨于位臨終手書與周文曰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
埽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
恩遇爾周文覽書流涕久之勝長于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
飛鳥十中其五六周文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
如平常眞大勇也自居重任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
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卷而已初勝
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周文不拜尋而自悔周文亦有望焉後
從宴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池中周文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
矣請以爲[illegible]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
皆抑此[illegible]挽因君[illegible]勝亦盡誠推奉焉贈太宰錄尚
書事諡曰貞獻明帝二年以勝配饗文帝廟庭無子以弟岳子仲華
嗣位開府儀同三司襲爵琅邪公大象末位江陵總管勝弟岳
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爲太學生及長能左右馳射
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之與父兄赴援懷朔
賊王衞可瓌在城西三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大駭後
廣陽王深以爲帳內軍主與兄勝俱鎮恒州州陷投尒朱榮榮以
爲都督每帳下與計事多與榮意合榮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廷問
計於岳岳曰夫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强位望隆
重若首舉義旗伐叛匡救何往不克何向不摧古人云朝謀不及
夕言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榮與天穆相顧良久曰卿此言眞丈夫
之論也未幾孝明帝暴崩榮疑有故乃舉兵赴洛配兵甲卒二千
爲先驅至河陰榮旣殺朝士因欲稱帝疑未能決岳乃從容致諫

榮壽亦自悟，乃尊立莊帝以定策功賜爵樊城鄉男從榮破葛榮平元顥累遷左光祿大夫武衞將軍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榮將遣岳討之私謂其兄勝曰醜奴足爲勍敵若岳往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克定恐讒愬生焉乃謂尒朱氏一人爲元帥岳副貳之榮大悅乃以天光爲使持節大都督雍州刺史以岳爲左廂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爲右廂大都督竝爲天光之副以討之時赤水蜀賊兵斷路天光衆不滿二千及軍次潼關天光有難色岳乃進破之於渭北軍容大振時醜奴自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行醜同向武功南度渭水攻圍趨柵天光遣岳率千騎赴援菩薩攻柵已克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乃自驕令省事傳語省事恃衆應答不遜岳怒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于是各

還岳於渭南傍水分精兵數十爲一處隨地形勢置之明日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且竝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旣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處岳便馳馬東出似欲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度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虜三千人馬亦無遺遂禽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萬餘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天光方自雍至與岳合勢宣言今氣候已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北百里細川使太尉侯伏侯元進據險立柵岳知其勢分密與天光嚴備昧旦攻圍元進柵拔之卽禽元進自餘諸柵悉降又輕騎追醜奴及之于平涼之長阬一戰禽之高平城中又執蕭寶寅以歸

賊行臺万俟道洛退保牽屯岳攻之道洛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
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以爲將天光又與岳度隴至慶
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道洛頻出城拒戰竝禽之餘衆皆悉阬之三
秦河渭瓜涼鄯州咸來歸欵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復叛岳又
討禽之天光雖爲元帥而岳功效居多進封樊城縣伯尋詔岳都
督涇州刺史進爵爲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普泰初除都督
岐州刺史進清水郡公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進位開府儀同三
司兼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人不順
岳助侯莫陳悅所在討平之二年加都督雍州刺史天光將拒齊
神武遣問計於岳岳曰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天光不從後果
敗岳率軍下隴赴雍擒天光弟顯壽以應齊神武及孝武卽位加
關中大行臺永熙二年孝武密令岳圖齊神武遂刺心血持以寄

岳岳懼乃自詣北境安置邉防率衆趨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託
以牧馬於原州爲自安之計先是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
沙門解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等擁衆自守至是皆欵附秦南秦
河渭四州刺史又會平涼受岳節度唯靈州刺史曹泥不應召通
使於齊神武神武乃遣左丞翟嵩使至關中間岳及侯莫陳悅三
年岳召悅會於高平將討曹泥令悅前驅而悅受神武指密圖岳
岳弗之知而先又輕悅悅乃誘岳入營共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
而徐行令其壻元洪景斬岳於幕中朝野莫不痛惜之贈侍中太
傅錄尚書事都督關中二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武
壯翟嵩復命于神武神武下牀嗚其頰曰除吾病者卿也何日忘
之後岳部下收岳尸葬于雍州北石安原葬以王禮子緯嗣拜開
府儀同三司周保定中錄岳舊德進爵霍國公尚周文帝女

侯莫陳悅代人也父婆羅門爲駞牛都尉故悅長於河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作亂遂歸尒朱榮榮引爲府長流參軍莊帝初除金紫光祿大夫封柏人縣侯尒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爲天光右廂大都督西伐克獲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除鄯州刺史尒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曄立進爵爲公改封白水郡公普泰中除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將抗齊神武悅與岳下隴以應神武至雍州會尒朱覆敗永熙初加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隴右諸軍事仍兼秦州刺史三年岳召悅共討曹泥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衆皆畏服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止永洛城岳所部聚于平涼規還圖悅周文帝時爲夏州刺史衆遣奉迎周文至遂總岳部衆幷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州據山水之險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

遣人詣周文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駞云儀同有教欲還秦州守以拒賊復紿帳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言實以次相驚皆散趨秦州景和先馳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衆離散猜畏傍人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幷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後恐爲人見乃放馬山中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往靈州中路追騎將及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禽殺唯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精神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睡即夢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念賢字蓋盧金城枹罕人也父俟就以大家子戍武川鎮仍家焉賢美容質頗涉經史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

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皆在天也何遽相干少遭父憂居喪有孝稱後以破衛可瓌功除別將又以軍功封屯留縣伯從尒朱榮入洛兼尚書右僕射東道行臺進爵平恩縣公永熙中孝武以賢爲中軍北向大都督進爵安定郡公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統初拜太尉爲秦州刺史加太傅給後部鼓吹三年轉太師都督河州刺史大將軍久之還朝兼錄尚書事後與廣陵王欣扶風王孚等同爲正直侍中時行殿初成未有題目帝詔近侍各名之對者非一莫允帝心賢乃爲圓極帝笑曰正與朕意同卽名之河橋之役賢不力戰乃先還自是名頗減五年除都督秦州刺史薨于州謚曰昭定賢於諸公皆爲父黨自周文以下咸拜敬之子華性和厚有長者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合州刺史

梁覽字景叡金城人也其先出自安定避難走西羌世爲部落酋帥曾祖穆以枹罕城歸吐谷渾後又歸魏封臨洮公祖顯爲尚書封南安公父釗河華二州刺史封新陽縣伯覽家世豪富貲累千金孝昌初秦州莫折念生胡琛等反散財招募有二千人鎮河州從大軍平賊歷梁河二州刺史封安德縣侯覽旣爲本州刺史盛修甲仗人馬精銳吐谷渾憚不敢出皆曰梁公在未可行也永安中詔大鴻臚琅邪王皓就策授世爲河州刺史永熙中改封郡公大統二年加太尉其年覽從弟尒定反欲圖覽覽與數戰未能平王師至始破之四年遷太傅及河橋之役王師敗時病留長安趙青雀反北城覽爲之謀王事平乃見殺子鶴雀位儀同三司大都督後坐事免死

雷紹字道宗武川鎮人也九歲而孤有膂力善騎射年十八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尚武以

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冗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讀書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歎曰吾離違侍養非人子之道卽還鄉里躬耕奉養遭母憂哀毁骨立由是知名鎮將召補鎮佐後隨賀拔岳征討爲岳長史岳有大事常訪而後行及齊神武起兵岳恥居其下紹乃勸岳迎孝武西都長安以順討逆岳曰吾本意也後岳信諸將言欲係關中坐觀成敗紹知計不用請爲邊州建功效岳曰君有毗佐之力當總大州遂以紹爲京兆太守淸平理物甚得人和在郡踰年岳被害初紹見岳數與侯莫陳悅宴語嘗謂岳曰公其愼之岳不從果及於難紹乃棄郡馳赴岳軍與寇洛等迎周文帝悅平以功授大都督涼州刺史紹請留所領兵以助東討請單騎赴州刺史李叔仁擁州逆命紹遂歸永熙三年以紹爲渭州刺史進爵昌國伯初紹爲岳長史周文爲岳左丞及居相府以恩舊接之卒於州紹性好施祿賜皆分贍親故及死日無以送終兼敬信佛道遺敕其子曰吾本鄉葬法必殺犬馬於亡者無益汝宜斷之斂以時服事從約儉還葬長安天子素服臨弔贈太尉賜東園祕器子渙

毛遐字鴻遠北地三原人也世爲酋帥曾祖天愛太武時至定州刺史始昌子傳至遐四世不絕正光中蕭寶夤爲大都督討關中諸賊咸陽太守韋邃特爲都督以遐爲都督府長史寶夤敗還長安三輔騷擾遐因辭邃還北地與弟鴻賓聚鄉曲豪傑遂東西略地氐羌多赴之共推鴻賓爲盟主旣而賊帥宿勤買奴自號京兆王於北地遐詐降之而與鴻賓攻其壁賊自相斫射縱兵追擊七柵皆平後寶夤構逆謀遐知之乃寄書與鴻賓索馬迎接復於馬祇柵建旗鼓以拒寶夤攻其將盧祖遷禽之寶夤以是日拜南郊

竊號禮未畢而告敗寶夤懼口乾色變不遑部伍人皆亂還詔授遐南幽州刺史進爵爲伯遐又攻破其將侯終德寶夤知內外勢異輕將十數騎走巴中冬万俟醜奴陷秦州詔以遐兼尚書二州行臺孝武帝入關敕周文帝置二尚書分掌機事遐與周惠達始爲之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遐少任俠有智謀世爲豪右貲產巨億士流貧乏者多被賑贍故中書郎檀翥尚書郎公孫範等常依託之至于自供衣食麤獘而已死之日鄉黨赴葬咸共痛惜

鴻賓大鼻眼多鬚鬢黑而且肥狀貌頗異氐羌見者皆畏之加膽略騎射俶儻不拘小節昆季之中尤輕財好施遐雖云早立而名出其下及賊起鄉里推爲盟主常與遐一守一戰後拜岐州刺史散騎常侍開國縣侯遐笑謂鴻賓曰擊賊之功吾不居汝後至於受賞汝在吾前當以德濟物不及汝故明帝以鴻賓兄弟所定處多乃改北地郡爲北雍州鴻賓爲刺史詔曰此以晝錦榮卿也改三原縣爲建中郡以旌其兄弟後尒朱天光自關中還洛夷夏心所忌者皆將自隨鴻賓亦領鄉中壯武二千人以從洛中素聞其名衣冠貧冗者競與之交尋拜西兗州刺史羈寓倦游之輩四座常滿鴻賓資給衣食與己悉同私物不足頗有公費轉南青州刺史未幾徵還爲有司所糾鴻賓遂逃匿人間月餘特詔原之及孝武帝與齊神武有隙令鴻賓鎮潼關爲西道之寄車駕西幸漿糗之絕侍官三二日間唯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于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飢渴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仍留守潼關後神武來寇見禽至并州憂恚卒鴻賓弟鴻顯位散騎常侍封縣侯遐乳母所產也一字七寶遐養之爲弟因

姓毛氏勁悍多力後隨諸兄戰鬪多先鋒陷陣大統四年爲廣州
刺史與駱超鎮東暘陷東魏卒子野叉
乙弗朗字通照其先東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與魏徙代後因家
上樂焉朗少有俠氣在鄉里以善騎射稱孝莊末北邊擾亂避地
居并肆間尒朱榮見而重之甚相接待以功封蓮勺子後隸賀拔
岳從尒朱天光西討爲岳左廂都督孝武帝之禦齊神武授朗閤
內大都督及帝西入詔朗爲軍司先驅靖路至長安封長安縣公
卒於岐州刺史初朗患積冷周文賜三石東生散令朗法服之使
人問疾朝夕相繼見重如此臨終惟云恨不見河洛清平重反京
縣以此爲恨三舉手搥床而便氣盡贈太尉子鳳位宮伯開府儀
同三司與周閔帝謀宇文護見殺
論曰朱瑞以向義受戮延寵以違順遇禍各其命焉斛斯椿屢踐

危機終獲貞吉蓋人謀之所致也徵洽聞強記以夔襄任己終使
咸英不墜韶濩惟新加以盡心所事無忘直道抗辭正色顛沛不
渝蓋有周之忠烈乎賈顯智樊子鵠侯深等並驅馳風塵之際但
自陷夷戮觀其遺跡雖獲罪于霸政求之有魏得失未可知也賀
拔允昆季以勇略之資當馳競之日並邀時投隙展効立功始則
委質尒朱中乃結款高氏大昌之後卽帝圖高祭其所由固非守
節之士及勝埀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
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榮持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羸兵抗三秦
勍敵奮其智勇克翦凶渠雖種畏威遐方慕義斯亦一時之盛矣
卒以勳高速禍無備嬰戮惜哉昔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
賀拔功成夙殞周文籍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信乎其然矣
侯莫陳悅肆行戕慝死不旋踵觀其亡滅蓋自取之念賢有始有

卒取敬群公梁覽終以取禍鮮克之義雷紹馳騖溟雷之秋毛遐
兄弟致力經綸之日乙弗朗展轉擾攘之中卒獲歸順美矣